

〔法〕勒内·格鲁塞 / 著

草原帝国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何 滢 / 编译

记述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三千年碰撞史



当草原上的一切

都已归于沉寂

这部宏伟的巨著——《草原帝国》

将会是它们最后的永恒见证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文化伟人代表作图释书系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何 滢/编译

草原帝国

〔法〕勒内·格鲁塞/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原帝国 / (法) 格鲁塞 (Grousset, R.) 著;
何滢编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29-07183-7

I. ①草… II. ①格… ②何… III. ①蒙古 (古族名) — 民族
历史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4399号

草原帝国

CAOYUAN DIGUO

[法] 勒内·格鲁塞 著 何滢 编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人: 刘太亨

责任编辑: 肖化化

责任校对: 李小君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白合印刷厂印刷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桃路10号 邮编: 400039)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直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56千

2006年12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3版 2014年7月第4次印刷

ISBN 978-7-229-07183-7

定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三千年来，在广袤无垠的欧亚大草原上，历代游牧民族在这里大规模地碰撞和交融、战争与迁徙，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剧：斯基泰、匈奴、突厥、蒙古等马背上的民族所建立的草原帝国风起云涌；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等“上帝之鞭”掀起横扫欧亚的历史狂澜。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角逐中，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有了深度交流。可以说，是欧亚草原史改写了农耕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历史。

本书作者勒内·格鲁塞为法国著名的东方史学家，也是亚洲史研究界的泰斗。他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成吉思汗》《草原帝国》均为历史名著。他对中国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世界历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草原帝国》中，他为我们梳理了众多赫赫有名的游牧民族背后共通的历史脉络，描述了欧亚大草原上无数征服者的历史，把分散的民族史与国家史整合成一个相互连接与互动的历史系统，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气势恢弘、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本书史事，始于上古时期的匈奴人，止于清朝吞并喀什噶尔、新疆被纳入中国版图，其中更是将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时期作了重点阐述。作者从活跃于欧亚草原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民族史中，加工钻研，精心梳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和脉络，其范围除大中亚外，还包括了东欧草原、俄罗斯草原、西亚草原、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以及草原近邻的许多高原山地，使读者能够全面清楚地了解各个草原政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族关系。

本书作为一部中亚通史著作，是勒内·格鲁塞历时几十载，经过大量实地考察及史料挖掘精心创作而成，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三千年历史的经典史著，是游牧民族历史文献的权威，这一经典著作自1939年首次出版以来，曾多次重印，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广泛传播。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欧亚大陆史正式成为一门系统的历史学科。它的伟大之处更在于，让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审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成为一种情感皈依的连续体。

历史总会给人类留下几丝叹息和悬疑：蒙古帝国作为历史上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其强盛时的疆域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沿岸，北抵北冰洋，南到南海，并拥有英勇强悍的军队，却为何在短短的百年间崩溃？也许，在你读罢此书，在你对那些飘摇的汗位、朝代的频繁更迭唏嘘不已的同时，会有所领悟。

编者

2014年5月4日

亚洲高原由两大褶皱山系——天山和阿尔泰山的海西褶皱与喜马拉雅山褶皱山系相碰撞而形成，这里曾经历了地球史上最壮观的地理运动。天山、阿尔泰山与喜马拉雅山把突厥斯坦和蒙古利亚包围起来，使之与其他地区隔离，如同悬在四周的平原之上。这个具有典型大陆性气候的亚洲大陆，被一条纵向的草原带覆盖着，从中国东北部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从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市）延伸到马里和巴尔赫地区。这片大草原在灌溉地区仍是肥沃的，但其中部已渐渐被沙漠吞噬。这片沙漠穿过北蒙古与南蒙古，成为妨碍蒙古帝国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正是沙漠边上的草原之路，对今天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的历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的人们已经摆脱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方式，使这条路上的绿洲具有一些都市的商业特征。也正是这条绿洲之路，连接了当时世界的几大文明板块——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和华夏文明，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从古至今，丝绸之路都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路，它维持了古代中国和印欧之间的联系，起到了贸易往来、宗教传播和文化艺术交流的作用，这也是自汉朝以来的帝王们一直要维持它畅通的原因。然而，在这条文明之路以北，却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即无尽的游牧民族之路。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匈奴人、阿瓦尔人、突厥人、佩切涅格突厥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都曾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草原秘史是突厥—蒙古各部落为了争夺肥沃的牧场而彼此吞并，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无休止迁徙的历史。也许我们对这些施加过霸权的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有所耳闻，却并不清楚蒙古、突厥和通古斯（满族祖先的起源）这三大母族的原始分布情况。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相互的吞并和各自的迁徙过程中，这三个种族在生活习性、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方面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并

出现了伊朗突厥化、突厥蒙古化和通古斯汉化的现象。时至今日，通古斯人不仅占有北蒙古和东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还占有了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东岸地区；而蒙古人则聚集在历史上的蒙古利亚；突厥人分布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突厥斯坦。

如果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历史仅限于他们的远征或为争夺放牧场所而发生的小冲突，那么他们的历史几乎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就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人类史上的重要事实是，这些游牧民对南方的文明帝国反复施加压力，直至成功。草原牧民靠饲养牲畜过活，他们由于需要而成为游牧民：牧群追逐牧草，他们追随牧群。无论是东方的突厥—蒙古种人，或是西方的伊朗种人，是他们发明了骑马服。他们进而成为能在远距离射中敌人的马上弓箭手，他们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是他们用来捕捉野味或母马的箭和套索。然后，在草原的尽头和耕地的起点，他们瞥见了另一种完全陌生的奇特的生活方式，后者唤起了他们贪婪的欲望。在除了春季以外的各个季节里，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南方。他们一方面向往着南方温暖舒适的气候和肥沃的黄土地，一方面又不理解这些地区较为先进的文明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在他们占有了这些耕地之后，才会使之荒芜，把农作物变成牧草，把耕地变成牧场。13世纪的成吉思汗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成吉思汗征服北京地区以后，企图把河北平原上肥沃的玉米地变成牧地。尽管他对都市文明充满怀疑，但他对其中的机械产品颇为赞叹，并将其作为掠夺和洗劫的目标。事实上，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态度不无道理，因为他对其后代的担忧终成事实——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桃里寺（古代波斯地区的名古城，即现在的阿塞拜疆省的省会大不里士城）的宫殿后，便随即堕落了。然而，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始终把定居者看成是他们的“农人”，把城市和耕地看成是他们的“农场”，他们对“农人”和“农场”进行公开勒索，欣然接受他们奉上的定期贡赋，一旦对方有所抗拒，他们就会对其城市进行突然袭击和掠夺。纵观这部气势恢宏的草原史，我们会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7世纪，突厥—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大体已成为凶猛掠夺和勒索定期贡赋的固定模式。

当然，游牧民族中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领导人物，他们不但了解定居帝国

的腐朽状况，及时处理宫廷内部的矛盾，还会使尽各种手段使自己或后代登上帝国的王位。然而，过了两三代之后，这些汉化的蛮族人由于其游牧民族坚韧性格的消失，以及在文明社会的一无所获而遭到蔑视。他们的领土被那些仍留在草原深处的原始蛮夷觊觎。于是，新一轮的征服开始了。5世纪的拓跋人便是站在匈奴人和鲜卑人的肩上消灭他们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崛起于12世纪的女真人，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却在几个月之内夺取了中都（北京）；然而，他们也很很快受到汉文明的影响，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于一个世纪之后被成吉思汗灭掉。欧洲的情况与亚洲相似：在俄罗斯草原（它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上，在阿提拉的匈奴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突厥人、佩切涅格人、库蛮人和成吉思汗后裔。同样的，在伊斯兰境内，蒙古可汗和通古斯征服者成了苏丹，然而，他们也很很快便让位给另一些更加凶猛粗野的

□ 成吉思汗出征图雕像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历经60余场战争，缔造了伟大的蒙古帝国。在他的统领下，蒙古军队南征北战、所向披靡，使蒙古帝国在鼎盛时期的疆域横跨中亚和东欧。此图为位于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新景区内的成吉思汗出征图雕像。



同族……

草原游牧部落的这些定期性袭击，似乎成为了历史上的一种地理规律，草原游牧部落的可汗们登上了长安、洛阳、开封、大都、撒马尔罕或桃里寺的王位。但同时，它也存在着一一种相反的规律，即游牧部落会被文明地区逐渐同化，那些野蛮的游牧民作为贵族，很快便淹没在密集的定居者中。其次，被征服的黄河和长江文明又陶醉和麻痹了这些游牧民族，一段时间之后，一切又和未被征服前一样了。而被文明化了的游牧民族，又会为保卫文明而反击其他游牧民族的攻击。公元5世纪的拓跋人（“拓跋”为姓氏，属于鲜卑族，但也有说法认为拓跋部属于突厥族）就是华夏文明的坚定守卫者；而元世祖忽必烈则完成了汉唐皇帝的“泛亚洲统治”梦想，统治了一部分文明的民族。

表面上看，成功的征服者们是统治者，然而，最终皈依的却是他们。这应该归功于文明的力量，文明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此，我们应该牢记，强大的军事力量固然有优势，而文明的力量亦能所向披靡。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1

导读 /1

第 1 章 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 / 1

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2
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	4
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10
匈奴的起源及艺术	12
匈奴的出击和月氏的迁徙	15
匈奴与汉朝的冲突及东西匈奴的分裂	19
丝绸之路与塔里木盆地的征服	22
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绿洲文化	25
鲜卑人取代北匈奴	27
蛮族大入侵：匈奴与鲜卑对中原北部的征服	28
拓跋氏王国和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31
哒哒匈奴人	35
欧洲的匈奴人：伟大的阿提拉	38

第 2 章 中世纪初期：突厥、回纥、契丹和女真 / 41

突厥帝国及其分裂	42
唐朝和塔里木诸国的关系	47
唐朝与回纥突厥帝国	51
契丹人和女真人	56

第 3 章 13世纪前的突厥人与伊斯兰教 / 61

抵御突厥的伊朗屏障：萨曼王朝	62
喀什噶尔和河中地区的突变：哈拉汗王朝	66
突厥历史上的塞尔柱人	70

桑伽苏丹和阿姆河防线	81
喀喇契丹帝国	84
花刺子模帝国	87
 第4章 6至13世纪的南俄罗斯草原 / 91	
阿瓦尔人	92
保加尔人和马扎尔人	98
可萨人	102
佩切涅格人和钦察人	105
 第5章 成吉思汗及其帝国 / 109	
12世纪的蒙古	110
成吉思汗	115
与王罕决裂——征服克烈部	121
征服乃蛮部，成吉思汗称帝	124
征讨西夏、金国和契丹	131
花刺子模帝国的灭亡	137
哲别和速不台入侵波斯和俄罗斯	144
成吉思汗之死	146
成吉思汗的性格与成就	148
 第6章 成吉思汗的三个直接继承人 / 151	
成吉思汗儿子们的封地	152
窝阔台的统治	154
蒙古对金的征服	156
蒙古对西波斯的征服	158
蒙古人在欧洲的战役	161
脱列哥那摄政	165
贵由的统治	166
斡兀立·海迷失的摄政	168
蒙哥的统治	170

第7章 忽必烈和元朝 /175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	176
忽必烈征服南宋	177
忽必烈对日本、印度支那和爪哇的战争	179
忽必烈与海都的斗争	181
忽必烈的统治：蒙汉政策	184
元朝的宗教	186
马可·波罗的旅行	190
元朝的经济繁荣	194
元朝的天主教	196
蒙古人被逐出中国	199

第8章 察合台家族统治下的突厥斯坦 /203

察合台汗国的起源	204
阿鲁忽的统治：察合台人独立的尝试	206
海都宗主权下的察合台汗国	208
察合台汗国的第一次鼎盛时期	210
察合台汗国的分裂——河中的统治	213
察合台汗国的重新统一	215

第9章 伊儿汗国和旭烈兀家族 / 217

初期蒙古人在波斯的统治	218
阔儿吉思和阿儿浑的统治	221
旭烈兀的统治	223
旭烈兀对叙利亚的征伐	226
旭烈兀的晚年	230
阿八哈的统治	232
阿鲁浑的统治	234
海合都和拜都的统治	236
合赞的统治	237
完者都和不赛因的统治	240

伊儿汗国的分解	243
第10章 钦察汗国 / 245	
术赤家族的领地	246
拔都的统治	248
别儿哥的统治	251
那海和脱脱	255
钦察汗国的末代王公	258
第11章 帖木儿 / 263	
帖木儿夺取河中	264
帖木儿与迷里忽辛的斗争	267
帖木儿帝国	270
第12章 昔班王朝 / 275	
钦察汗国的灭亡	276
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	278
从昔班到昔班尼汗国	283
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	291
第13章 察合台王朝的后裔 / 295	
歪思汗与也先不花	296
天山东部的察合台后裔	302
第14章 蒙古境内的最后帝国 / 307	
1370年后蒙古的混乱	308
卫拉特帝国	310
最后的复辟国：达延汗和阿勒坦汗	312
满族对中国的征服	313
17世纪的西蒙汗国	316
清朝终结蒙古人的统治	319
附：成吉思汗世系年表 / 321	

第 1 章

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

CHAPTER 1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奥瑞纳文化沿着北方的草原之路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北方，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欧亚之路。公元前1200年，黑海以北俄罗斯草原上的辛梅里安人创造了青铜文明；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间，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在俄罗斯草原上形成了斯基泰艺术，并过渡到铁器时代；公元前3世纪，入侵俄罗斯草原的萨尔马特人形成了萨尔马特艺术，创造了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公元前3世纪后期，活动于鄂尔浑河上游山区的匈奴人带来了“鄂尔多斯艺术”；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统治着外蒙古的柔然人创造了米努辛斯克后期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欧亚草原的早期历史。

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北方的草原之路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欧亚之路。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从西伯利亚沿着这条路传入中国北方，其文化遗址在宁夏的水洞沟黄土坡和榆林西南部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均有发现。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和河北省都有出土的马格德林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的代表物。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的草原之路把俄罗斯中部的石梳形陶器带到了中国；公元前20世纪初期，源于基辅（位于乌克兰中北部）附近的特里波利耶的一种饰有螺旋纹的陶器沿此路传入中国，于公元前1700年在河南仰韶村发展起来，在甘肃半山地区也颇为盛行。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西西伯利亚青铜器技术，不久后也传至中国。

一种独创的、日益风格化的动物艺术，成为了草原古代史的一个突出特征，

□ 人像彩陶壶 奥瑞纳文化

最早的女性人像发现于奥瑞纳文化，比中国塑造人像的历史早了几千年。格鲁塞认为，正是草原文明将奥瑞纳文化缓慢地传播开来。奥瑞纳文化曾经沿着草原之路传播到了中国北方，对古代中国文明产生了一定影响。



它是游牧民用于装饰马具和装备的一种奢侈品。

其代表作是出土于库班（今外蒙古乌兰巴托）的迈科普墓地的金银合金花瓶和一些反映亚述—巴比伦风格的纯金银动物形象。这些艺术品的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与米诺安中期文化（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同时。这种文化影响至6世纪左右，克勒姆斯青铜斧就是很好的证明。

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起，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开始有印欧种的辛梅里安人居住。他们普遍被当作是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也许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第聂伯河流域和库班等地，发掘出大量的考古文物，其中有博罗季诺珍品、含青铜镰刀在内的斯特科夫珍品、尼科拉耶夫的青铜铸器、阿布拉莫威卡的青铜镰刀、金片和纯银的斯特拉米斯托夫卡雅公牛像等。著名的考古学家塔尔格伦认为，这些古物很大一部分应

该归属于辛梅里安人。而南俄地区的所有这类艺术品，都和甘扎—卡拉巴克赫地区的外高加索文化相关联。在甘扎—卡拉巴克赫，人们发现了饰有几何纹动物图案的青铜纽扣。另外，辛梅里安人还和塔里锡文化有联系，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塔里锡的青铜文明达到繁荣。

从出土的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的波克（菲律宾城市）罗夫斯克木棺，可以推测出辛梅里安的青铜文明是经由伏尔加河传至乌拉尔山区和突厥斯坦的。出土

于下诺夫哥罗德（位于伏尔加河流域）附近的色玛的一些珍贵文物，尤其是带孔战斧，则让我们了解到处于低级阶段的铜器和青铜器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则从哈萨克地区传到了米努辛斯克，最后由卡拉苏克文化延续下来。这应该是最早的西伯利亚青铜时代，该时期产生了带孔的斧子、扁平的匕首、色玛式的矛头和带有几何图案的装饰物。高加索的动物艺术对它毫无影响。靠北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文明程度相对滞后，在很久以后才产生出铜石并用的艺术。

在公元前1150年至前950年间，辛梅里安文化继续向黑海北岸传播。诺沃格里格鲁夫斯克带孔的青铜斧和布格河畔的尼古拉耶夫的青铜时代都展示了其传播进程。还有捷列克草原上科本的纯青铜时代和格鲁吉亚的勒尔瓦尔文化极为相似，后者产生了一些饰有奇特人物和动物形象的青铜带，其形象呈几何图形，有耕作和打猎的场面，它们都是辛梅里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公元前900年至前750年，辛梅里安文化进入最后阶段。加利西亚地区的米海洛夫卡文物时期的金王冠，反映出辛梅里安文化与高加索文化和哈尔希塔特文化有相似之处。此后，辛梅里安的青铜文化相继流传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公元前900年至前700年间，高加索文化和哈尔希塔特文化超越辛梅里安文化进入铁器时代，而辛梅里安文化仍然停留在青铜器时代。但在辛梅里安文化晚期，地层中曾发现了哈尔希塔特的铁刀，表明这几种文化在当时是相互交融的。



□ 狩猎纹腰带 辛梅里安文化 公元前10世纪

辛梅里安人创造了瞩目的青铜文明，动物的形象在这些青铜器物的装饰品上最为常见。与农耕文明相比，草原文明显然与野性的自然更加关系密切。图为以狩猎纹为装饰的青铜腰带。

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

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间，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掠夺了辛梅里安人所生活的南俄罗斯草原。“斯基泰”是希腊人给予他们的称谓。他们是今俄罗斯属突厥斯坦草原上最早的北伊朗游牧民族，也因此免受了亚述—巴比伦文明的影响。在库尔奥巴和沃罗涅什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仍保留着斯基泰人的生动形象：他们穿着束腰上衣和大裤子，戴着护耳尖顶帽，蓄着胡须，骏马时刻相伴，弓箭随身携带，驾着可以迁徙的篷车，随季节四处漂泊，大篷车载着他们的妻室儿女、财产和装饰品。这些装饰品的需求催生了斯基泰文化，并决定了它的形式和走向。斯基泰人在俄罗斯草原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前7世纪至前3世纪。

虽然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和突厥—蒙古种匈奴人非常相似，比如弓箭手的服

装和殉葬的风俗等，但今天的语言学家却认为，他们属于印欧家族的伊朗人，是印—伊种或雅利安种。在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间，他们从图尔盖河和乌拉尔河进入南俄罗斯草原，把在此居住了500年之久的辛梅里安人赶出了家园。一部分辛梅里安人逃亡到了匈牙利，并留下了不少文物，其余的则逃入小亚细亚，并于几十年后（约公元前630年）最终到达彭蒂斯。一些斯基泰人仍然不依不饶地追击他们，不过据希罗多德记述，他们走错了路，从打耳班关隘穿过高加索，与强大的亚述帝国军队狭路相逢。公元前678年，斯基泰王伊斯卡帕向亚述帝国发起进攻，但最终失败。而另一位斯基泰王巴塔图亚为了联手

□ 波斯的斯基泰人 浮雕

斯基泰人在游牧部落中享有盛名。考古学家在亚洲和俄罗斯，甚至在欧洲的匈牙利都曾发现过他们的踪迹。近东、亚述、希腊等文明也多少受到过他们的影响。

